

叙旧

□非非鸟

和“县太爷”饶进联系，纯属偶然。

这么说吧，金喜曾经是饶进的死党，属于一起共过患难、一起爬过墙、一起吼过酒的主。金喜一直认为，在当年303班，只有自己和饶进能对上频道。只是后来，两人道路不同，一只像鸡公车蹒跚在乡道，一只却是奔驰上了高速，从一个点散射成了两条线。按金喜的说法，咱草民不求他也不烦他，管他是天还是地，各人做各人。

吃火锅时，不知谁提起饶进。说那时他个矮型瘦，头大如斗，说话蚊子般，常被人忽略。记得一次春游，交通车开了，才发觉少了饶进。后座一堆书包上，不知谁放了顶大草笠，让点名的班长误以为是饶进脑袋了。疾驰的汽车无奈调头。门一开，大家都光顾着捂嘴笑，只有金喜跳下车，朝车头发呆的饶进飞奔过去。据说后来饶进专门请金喜吃了三支牛奶冰棒。

一个家伙说，官做大了，保安、秘书、办公室主任……找他得经几多关？还记得起你？见面，怕连电话也不一定接得通。

借餐饭！周围起哄。借着酒劲，金喜翻出电话——还是十多年前的。

哎，通了！金……金喜？你是“狗麻蛇”？电话那一愣之后，语气很快就热气腾腾起来。“狗麻蛇”是金喜读书时的花名。

饶进……大……阿进——金喜本想喊“大头鬼”的，这自然是饶进的花名，但话到半截又咽了回去。周六晚见。金喜有些小得意。

老婆说，又没什么事，上门找大人物有意思吗？金喜说，别唧唧歪歪，我们是哥们。金喜备了不少聊天料子，随便拣个四五件，都是特有意思的。当然，也剔去了令人不快的糗事。听人家讲，当领导的时间都金贵着，有事说事，么事干坐就尴尬了。

出门前，老婆拎起两提碱水粽，要他带上。金喜老婆做的原味碱水粽，金黄透亮，清香隔几条街都闻得到，放多少天都不馊，金喜最爱吃。

金喜没想到，见面是如此轻松。饶进说话并不像人家讲的那样官腔十足，更没有居高临下的气势。特别是穿得还很随意，汗衫短裤夹子鞋。金喜一看，心里一乐。

粽子？饶进摘下近视镜，笨拙地解线剥叶，尝了口，说，淡了。金喜嘿嘿笑，原汁原味的。

很快，桌上多了瓶茅台。饶进又从冰箱拿出一碟卤猪耳朵。家属出国了，将就哈。饶进这一说，金喜心情再次放松。

干！俩人聊着，喝着；聊着，喝着，瓶子里的酒一点点低了，叙旧渐入高潮了。

又讲到当日日辣偷老农晾晒的麦子炒、半夜翻学校围墙去摸乡亲的下蛋鸡喂来食……饶进哈哈大笑。金喜渐入状态，先前剔除的旧事，包括短跑考试时饶进突然拉稀，还有厕所门板上刻诗撩妹的恶作剧，也都一股脑被抖了出来。金喜说，等下还要来张合影才好。

俩人都有点醉意了，话语渐稀了，酒换成了茶。

见饶进嘴唇动了动，金喜就抖了抖耳朵，等他讲话。

没想饶进打了个呵欠，又讲起件经典往事，说的是躲进防空洞偷喝酒、被老师揪破耳的笑话。

就是想读书哩。金喜心念一动，接过话头，现在想读书也难，就像我女儿考高中——

教育体制的大问题，不是某个地方、某个人的小问题，饶进打断金喜的话，神色凝重地说，要从根本改革呀。

金喜一时语塞，就噤了口茶。这边，饶进已从教育谈到了企业改革。

趁饶进喝茶，金喜抢了个话头，是啊，我老婆下岗后几次就业，做啥都不容易……

很多下岗的，要技能没技能，要干劲没干劲，咋办？国家大了人多了，政府是包不了的，得靠自己努力呀。饶进就像回到做报告状态，伸

出几个手指，条分缕析谈起经济发展形势，最后讲到他人户慰问困难职工，还亲自帮几个人找到了工作。民生无小事呵。饶进眯着眼感慨。

金喜还想启发饶进什么，终究咽了回去。此时，他突然想借酒精作用，喊一声“大头鬼”。偏偏一抬头，就碰上那镜片后的眼神，瞬间便没劲了。

恍惚中，他看到无数粽叶倏地飞起来，把眼前的人裹成了大粽子，一只他最不爱吃的大肉粽。金喜觉得特困，没有了聊下去的冲动，离开时也忘了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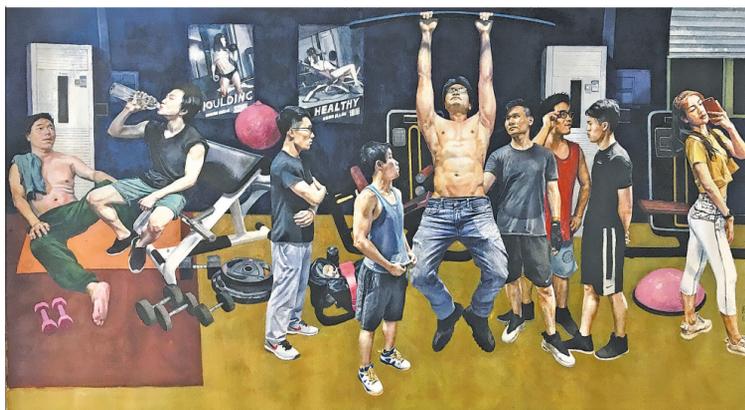
一切都恢复到风平浪静。相见甚欢的这一幕场景，很快淹没在生活琐事里。

再见到饶进，是两年后，街上偶遇。噢，那次……饶进拍了拍脑袋，你还和我讲了件啥个事（脉个，即客家话“什么”之义）呢。

么讲脉个事呀，金喜说。你看你，讲了！是讲你儿子上大学的事？瞧我这记性。饶进似乎有些抱歉，最后对接好了？

金喜又一次语塞。其实那次金喜真的啥也没说。他老婆的小菜档生意还不错，唯一的女儿学业也顺利。只不过，他那天确实有种非常强烈的渴望，就是想从饶进嘴里听到一句暖心话——

你有脉个困难么？



《健身房》之一（纸本水彩）

□陈侠 2019

趁早

□王玉初

女人发现了个秘密，读中学的女儿放学后，总是和一位男同学走在一起。她心想，女儿是不是早恋了。

回家后，女人问女儿的成绩，最近数学和物理成绩都有所下滑。于是，她开启了思想政治作业模式——“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，如果你不趁年轻时多学点知识，考个好大学，将来生活会举步维艰的。”

女儿“嗯”了一声。女人还想说自己读书时听老师讲的一个故事。“有些梨树，到了晚秋的时候会开花，并结出小梨子。可那些小梨子，经过一场霜后后就全蔫了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故事还没讲到一半，女儿说了一句：“又唠叨！”

“你别嫌我唠叨，我是过来人。你要趁早把事情处理好，别耽误了学习。”女人苦口婆心地说。

“什么事哟？趁早？我趁早干什么？你怎么不趁早把我生出来呢？那样我就不就上大学去了吗？也免得你一天到晚碎碎念念个不停。”

女人听后差点没忍住笑出来，“我倒是想呀，只怪你爸没用，不早追到我哟。”

“天哪，不管什么事，最后都是我的错！”男人一直在旁边听着母女俩互怼，一下子就被拖进了这场家庭战争。他低头喃喃自语：“要不是当时被人家的妈妈发现，百般拆散，我怎么晚婚呢？”

“哟，看把你能耐得！是不是还一直惦记着人家哟？现在人家的妈妈年纪大了，管不了了，你再去约人家呀！”女人满是嘲讽地说。

男人回话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的，就爱胡搅蛮缠。”

“我爱胡搅蛮缠？我看是有人一直记恨人家的妈妈当初棒打鸳鸯的事吧。”

不倒翁的愿望

□王小梅

巷子口玩具店外面有一个不倒翁。这个不倒翁不是一个充气的玩具，而是实心的木头。但是它很旧了，老板也不知道在哪儿捡到它，要卖不卖的，随手放在门口就当招揽生意用。

经常有人走过去，就顺便推它一把，把它弄得晕乎乎的了。

“反正是不倒翁嘛！又倒不了！”推它的人都这么说。不倒翁感到很疲倦，很想休息。它有时候会幻想自己的屁股被削平，这样它就可以稳稳地站着，不晃不晕。它也曾幻想自己躺在沙发上，头靠着软软的坐垫，舒服地睡觉。

人来人往，不倒翁在巷子口看到过很多人，有大有小。人们拍它、推它、绕着它跑跳，但是从来不理睬它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一个女孩在不倒翁面前停下来。她不仅停下来，还蹲下来，面对面地望着它。

不倒翁有点惊讶，这是第一次有人靠它这么近。

“哈罗！你好吗？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”女孩问。

“她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？”不倒翁以为自己把愿望很好地隐藏在笑容中，用小丑的面孔掩饰住愁苦。

陈明说：“我又不懂，她们母女那点小心眼能瞒得过我？不过，吵了一辈子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我让着她，哄得她天天开开心心不好？真把她气病了，吃亏的不是我嘛……”

天花无数月中开（马赛克镶嵌）

2020 □齐喆



万物有灵

□肖建国

西城有两家卖烟酒茶的士多店，一家姓王，一家姓赵。两家隔着一条马路，门面大小差不多，卖的东西也差不多。但是，王老板发觉去赵老板店里买东西的人比较多。有时是三五成群，前呼后拥进去。不大一会，又眉开眼笑，提着所购的物品出来。这些客人，买得最多的是茶。

真是奇怪了，赵老板店里有茶，王老板这里都有。什么红茶黑茶普洱茶，擂茶贡茶养生茶等，一应俱全。是赵老板卖得便宜吗？不可能啊，一般来讲，茶的价格上下错不了几个钱。现在已进入物联网时代，人们只要掏出手机，天下信息尽在眼底。卖得太便宜，客户说不定还认为是假货呢。

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，王老板一大早开门后，就紧盯对门的动静。这天，他看到秦大头从赵老板店里出来，手里提着一包茶，摇头晃脑地往家里走。秦大头与王老板在一个工厂上过班，工厂改制时，他俩都出来了。秦大头凭手艺开了家汽车修理厂，而王老板则开了这家士多店。秦大头以前也常到他这里买茶，只是近段时间少来了。

王老板赶紧掏出电话，招呼秦大头过来坐坐。秦大头也不客气，哼着小曲走过来。秦大头落座后说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买了对面的茶，没买你的，不要见怪。

王老板赶忙回应，看你说哪里话。只是，不知道他的茶比我的好在哪里？你说说，兄弟我也好改进改进。

一听这话，秦大头来了兴趣。他把从赵老板那里买来的茶往桌上一放说，就说这单枞茶吧，在你这里买的就喝不出那种原始的味道。

原始的味道？这话把王老板搞懵了。他拿起秦大头买的单枞茶，上看看，左看看，跟他店里包装一模一样。王老板不信这个邪，同一个山上生的，同一片天下长的，同一个炉子炒的，怎么我的茶就会没原始味道。

他专门找来透明的杯子，撕开茶叶包装，数出20片茶叶，再将最好的矿泉水烧开，慢慢倒入杯中。先洗茶，再泡茶，翻滚的单枞在杯子底部沉住，一缕清香慢慢飘满房间。秦大头呷了一口，王老板也呷了一口。俩人都在口中将茶水滚了几滚，才咽进肚里。

王老板问，如何？秦大头微闭双眼，吐出一口气，连说，好茶，好茶。可是与对面比，缺了一种韵味？

秦大头，你一会说原始味，一会又说韵味，故意挑毛病吧？王老板心中不爽，说出的话也不再客气。

秦大头说，兄弟，我说是真心话。你们两家卖的是同一种茶，可在你这喝茶，总是少了一种味道。就好比一种感情，对，就是茶对人的感情没达到位。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玄机，我建议你去赵老板那里讨教讨教。

秦大头说完，拎起茶走人。

王老板愣住了。他知道，秦大头是认真的，没有骗他。

三天后，机会来了。赵老板喜得贵子，又是贴对联，又是粘福字，把士多店装扮得焕然一新。王老板借此机会上前祝贺。俩人落座后，王老板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他说，赵老板，我们是同行，卖的是同一种茶，为何你的要比我的好喝呢？

赵老板说，其实我也是无意间晓得的，但是说出来，又怕别人不信。我先问你，人死后要做什么？王老板心想，你这卖的什么关子？但口中回答，自然是要安葬。

赵老板说，对。这就叫盖棺事定，入土为安。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，你喝完茶后，茶叶怎么处理？王老板回答，倒掉呗。

赵老板追问，倒到哪里？王老板说，当然是垃圾桶内。

赵老板说，好。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相信万物皆有灵性吗？王老板说，不大信。

赵老板说，我是全信的。王老板说，你问的这三个问题，跟你的茶比我的茶好喝有什么关系吗？

赵老板哈哈一笑，立起身说，你随我来。王老板跟着赵老板来到后院，只见后院摆满了花盆，每个花盆里都栽了一株茶树。其中一盆绿意盎然，正是单枞茶。赵老板说，凡是在我这喝茶的，喝过的茶叶我都埋在对应的茶树下。我把它们都当成精灵，为我奉献了一生。我要珍惜，让它们觉得来到我这里不枉一生。所以，我把它们葬回母树的怀抱。这些年来，从未间断过，而我店里囤积的茶似乎就有了灵性。

王老板一时呆住了。他只感受到一股奇异的清香沁入心脾，这可是他从未闻过的茶香。

救心丸

□欧阳华丽

这天，为了一条鱼该清蒸还是红烧，陈明和汪萍两口子又吵了起来。陈明脸红脖子粗地自顾嚷嚷，汪萍邻居笑话又不好河东狮吼，一气之下摔门而去。

自结婚之日起，他们似乎就没停止过争吵。转眼两人都老了，陈明的血压有些高，但脾气却一点也没改，时常为一点小事动怒。汪萍虽然嘴不饶人，内心却脆弱，背地里常常偷偷流泪，有时也跟孩子诉苦抱怨。

午后，在药店上班的女儿把汪萍送回来。女儿进门就说：“爸，你可不能再跟我妈吵啊，我妈今天出门就胸闷，我刚刚陪她从医院回来。”“怎么了？”陈明问。女儿说：“胸闷憋气，医生开了药，说得保持心情愉悦，不然容易引发心脏病。”

“心脏病？笑话，医生都是吓唬人的。我们吵了几十年，从没听她说过心脏不舒服。”陈明不信。女儿说：“以前年轻，身体好，吵吵闹闹没什么。可现在妈年纪大了，心脏和血管的免疫力就弱，今天胸闷就是个信号。”

陈明想起在电视上常看到有人被气得得心脏病发作，有些后怕，便对汪萍说：“行，你老人家现在是在重点保护对象，我惹不起，以后我躲着你，不跟你吵，行了吧？”

女儿随即把一个小药瓶放在餐厅的酒杯上，叮嘱母亲：“记得按时吃药，千万不要生气。”又

把另一个小药瓶交给父亲，“这是速效救心丸，一旦我妈胸闷厉害，你要马上给她吃一粒。”

还别说，从那以后，陈明的脾气改了不少，有什么事尽量心平气和地说。但有句老话叫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，本性难移，所以两人的战争仍会不时爆发。

这天，汪萍做陈明爱吃的红烧肉，为把油脂去掉，多焯了几遍水，陈明就不高兴了：“这么做红烧肉还有那味道？”汪萍说：“我新学的，健康又美味。”“你就不能让我好好吃顿肉？想吃的不能吃，活着还有什么劲啊！”陈明开始嚷嚷。

汪萍数落他管不住嘴，他更是发飙，顺势把阳台上的一个花盆给踢了。汪萍见状，捂着胸口坐下，指着酒柜上的小药瓶：“把药拿给我。”陈明见她这样，心里后悔，赶紧倒水、拿药。汪萍把药咽下，顺口气道：“说好了不气我，不跟我吵，这才几天又开始！你要真把我气病了，以后可别怪我不伺候你！”

女儿下班回来见母亲气色不对，察言观色，问：“今天吃药了没？”汪萍说：“吃了。”女儿给她一量血压，偏高！陈明正在一旁看电视，见女儿神情紧张，便说：“我血压天天偏高，可也啥事没有？”女儿说：“这可不能掉以轻心！我有个同事的母亲就因为血压升高引发心梗，现在还在

医院里躺着呢。”

陈明有些心虚：“那你妈不会有事吧？”女儿说：“先观察一天，明天早上再量，如果正常了，以后不要惹她生气就没事。”汪萍气鼓鼓地说：“有这么个‘炮仗桶’在我身边，一点就着，我能不生气？”

后来，陈明又发过几次脾气，但事后每每有些后悔，再看汪萍去拿小药瓶吃药，更是心虚气短。摆在酒柜上那两个小药瓶，就像两个小探头，时不时提醒他有话好好说。陈明有时难免发牢骚：“一辈子没看过人家的脸色，现在倒让这两个小药瓶给制住了！”

女儿见父母不再三天一大吵，两天一小吵，偷偷对母亲说：“怎么样，我这一招还不错吧？”汪萍就笑：“你这机灵鬼！不过，你爸脾气火爆了一辈子，每次看他脸红脖子粗嚷嚷，我都替他悬着一颗心，现在他的脾气好了，自己血压也降了不少。”

这天，陈明的棋友来串门，正碰上汪萍出门去跳广场舞，就悄悄问他：“你老伴这身板哪像有心脏病啊？不会是她和女儿合伙，制你这火爆脾气的吧？”

陈明说：“我又不懂，她们母女那点小心眼能瞒得过我？不过，吵了一辈子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我让着她，哄得她天天开开心心不好？真把她气病了，吃亏的不是我嘛……”